

故乡春恋

□杨 敏

春在我的心中,永远是故乡一缕清新的风,一支赋有生命的歌。每当早晨或傍晚,她便会村庄上空化作一股股馨香的袅袅炊烟,弥久不散。

故乡小巷曲曲弯弯,让人猜不透究竟有多深、多长。每年春回大地,我总爱去钻故乡那些青石板路的巷子,踏响满巷的足音。在远远近近、零零落落的声响处,春风不时撼动我的心弦,赋予我人生的感悟。

故乡的春如诗如画,每到雨季,春便成了一幅山朦朧水朦朧村庄朦朧小巷朦朧的天然水墨丹青画,让人看不够、爱不够。记得孩提时候,省城很多大画家都爱到我的故乡去画画,他们画

山,画水,画树,画鸟,画小桥人家的风土人情。那时,我便想;长大了当一名作家,用识字的笔把故乡春天的美写出来,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读到她。

在故乡,最耐人寻味的是在春天里帮爷爷看水轮碾米车的情景。碾米车在哗哗春水的推动下,周而复始地旋转着,发出“吱吱呀呀”的吟唱,而那春韵般“咚—咚—”的碾锤声,不停地响着,直到把稻谷碾成白花花的大米为止。虽然这种古老碾米方式,如今已被机械化代替,但我想,假如没有那欢快的春水伴着祖先古老发明的歌谣,也许未必有今天现代“芭蕾舞”般的碾米声声。

而最难忘的,就是故乡春天的古戏台了。故乡的古戏台是用杉木搭建而成的。每年春季“三月三”村里那些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的庄汉农妇,穿上古戏服,抹上几笔淡妆,给乡亲们演几台“打龙袍”或“白蛇传”什么的,虽不那么精致,村民还是乐得满脸春花。那时,我还小,手里拿着一根杨柳条喊着“看不见”,爸爸便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,我随着爸爸看戏时发出的笑声,前仰后摇地晃个不停。我有五年没有回故乡了,总想回去看一看。那天,父亲从乡下回来,说村里这几年发生了许多变化,并特别告诉我沉默了二十多年的古戏班在乡政府的支持下又重

新组建起来了。他说,乡亲们现在有钱了,可还是爱着村里自编自演的戏,他虽然比不上这“星”那“星”的花里狐俏,可它实在。再说了,花几千元听歌“星”唱几首歌,划不来,还不如把那些钱捐给“希望工程”,多帮些失学儿童复学呢!

爸爸的话像故乡吹来的一缕春风,虽夹带着浓浓的田野泥土味,可他却溢满着“离离原上草”的馨香,更唤起了我对故乡春天的思念。我盼望着能够再一次脚踏故乡的田埂,漫步故乡的青石小巷,喝一口小溪里清冽的春水,看一看乡亲们在古戏台前脸上重新笑开的春花……

故乡的春天(组诗)

□邵光智

蒲公英

不小心踩了一棵蒲公英
她是我的邻居
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上
我比你强大 俯下身来
看她滴血的叶脉和花瓣
伏在大地胸口疗伤
一只路过的蝴蝶
轻声告诉我 在故乡
用温暖和爱心行走
才不辜负一片春光

候 鸟

候鸟追逐着
自己想要的气候和方向
在春天 一群候鸟飞来了
又一群候鸟飞来了
它们从南往北飞

在故乡的河畔
我终于忍不住
迅速脱掉世俗的衣衫
换上思想的羽毛
加入候鸟的飞翔

赏 花

山巅溪畔 田村庄落
迎春 玉兰 杏花
按时开放 紧接着
桃花 梨花 苹果花

花朵从不发脾气
也不误花期
花朵有一颗木质的内心
超凡脱俗 博大温馨

紫 燕

贴近柳林 桃林
掠过明镜一样的水面
落在农家干净的房梁

在故乡 随处可见的紫燕
用自己的方式
热爱生活 时光

春日

□钱颢轩

春天悄悄地来了。我特别喜欢南宋朱熹的《春日》诗中那句“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

窗外,柳树吐出了新芽,在风中摆弄自己碧绿的长发。小草沉睡了一个冬季,才懒懒地从土里钻出来。树上的鸟儿在搭窝,一个个歌唱得比谁都欢。花儿迎风起舞,播撒花香。公园里,河水流得更有力了,鱼儿更活跃了,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可唯一奇怪的,是每个人都戴着口罩,每个人,离得那么远。

这些正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!疫情,让多少家庭承受着生离死别,有多少无畏的“逆行者”舍生忘死,又有多少防疫志愿者在昼夜中默默坚守着……正是有这样的毅然付出,才赢得了战“疫”的最后胜利,才铸就了人类抗“疫”历史上的不朽丰碑!

这个春天,无论多美,多有生机,可背后,是多么令人沉重的经历!

这个春天,不再是单纯的春天了!这个春天,春机盎然,是胜利的春天!

眼前,树木葱葱郁郁;背后,病毒悄悄溜走。窗外,路上车水马龙;那里,医院人渐散去——这才是我想要的春日。

盛春来了,动物醒了,花儿红了。可真正属于我们的春日,是疫情走了,白衣天使回家了,我们胜利了!

愿四月的春风,轻拂你我。愿山河无恙,人间皆安。

愿我们又能饭馆里,大快朵颐,寻找舌尖上的美味。

愿每个人的计步器,都能突破1万。

愿这样特殊的春天,永不再来。只有花海与人海。

春天来了,我们一起去看山花烂漫吧!



铜官山

家园如画

小城春色 摄

春燕纷飞

□鲍安顺

杏花开时燕飞忙,正值好春光。

儿时儿歌里知晓,因为春光美丽,那燕子才年年归来,寻春歌唱。燕子爱春天,爱春风、春雨、春草、春花、春光……一对对飞回南方,飞到屋檐下,村庄里、田野上,它们需要的是自然气息,春天绝美的气象。

“红襟惹尽百花香,翠尾扫开三月雨”,写的是春燕飞来,伴着花香,挟着风雨,春意盎然,风光无限。正如“春燕衔书来,南国絮白飞”,还有“燕子飞来时新社,梨花落落后清明”,表达的意蕴都是燕子归来时,春和景明,万象更新。唐杜牧有诗写春燕:“帘前白艾惊春燕,篱上青桑待晚蚕。”那白艾,青桑,相伴春燕,多么宁静美好,是生态农耕的景象,也是人文和美的记忆。宋梅尧臣也写道:“春燕不时来,秋鸿今始至”。那春燕飞来,不知不觉,是大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,生生不息。

春燕飞来,它们衔柳、衔草、衔泥,

就是为了筑巢安家。宋鲍照云:“逐春燕而登梁”,写的就是燕子筑巢的风情与风光。那燕子筑巢后,在春天忙的就是孵蛋、觅食、养育后代。我看着一窝绒绒雏燕被孵出来了,那四个尖尖小脑袋,红舌头,喙边有一圈黄色乳唇,憨态可掬,十分可爱。它们伸脖颈,张大嫩黄小喙,叫着让父母送食。它们唧唧,争抢,叽叽喳喳,吵得不亦乐乎。我发现孵蛋时,雌燕子露出剪刀尾巴,忽闪着两只黑豆般眼睛,有时惊悚警觉地盯着人,有时累了也惺松睡去。雏燕孵出后,雌燕也要劳动了,不再只是雄燕飞进飞出,为它衔来飞蛾或昆虫,站在窝沿上,嘴对嘴地喂食着雌燕吃。

“燕子不归春事晚,一汀烟雨杏花寒”。那纷飞的春燕,真是知性鸟呀。农谚有“燕子低飞蛇过道,大雨不久就来到”,它们的知性,是天性的,给了农人多少启迪与农耕智慧。有首燕子儿歌:“不吃你家米,不脏你

家地,只借你家的屋檐垒窝育儿女,也给你家添份喜。”燕子知性,从不给农家添烦恼,它们养育小燕子时,把小燕子的粪便衔在嘴里,扔到荒郊野注,保持着巢穴的清洁、卫生、干净。院子里的谷物米粒,它们一粒都不食。更让人惊讶的,它们喂养那些雏燕时,雌雄单独回来、从不重复地按着顺序依次给小燕子们喂食,好像商量好了,总能清楚地区分那只小燕子吃过了,那只是没有吃过。

春燕歌唱,那歌声醉人,甜美沁心,于是就有了春燕呢喃,莺歌燕舞。因为喜爱燕子,人们把“报春燕”比喻成报春使者,喻示着美好与吉祥。宋代,皇家把每年春季宫廷大宴称为春燕,“宴”字改成“燕”字,那盛大宫宴,会更显吉祥喜庆。

春燕纷飞,就像勤劳的农民一样,每天早出晚归捕捉庄稼地里的害虫;它们读懂人性,知晓风雨,它们在春光中歌唱,它们是春天里舞动的精灵。

阳光总在风雨后

□万 青

上砸石子,母亲也是满心欢喜,不曾埋怨过半句。长期的体力付出,烈日下的劳作,母亲五十几岁就作了白内障切除,六十几岁又割除了胆。作胆切除手术时,麻醉医生一针下去,便说这小老年轻轻时肯定吃过大苦,才有这一幅好身板,后背肌肉结实,硬朗。的确,记忆中,母亲很少生病,她总是精神矍铄,六十五岁前还在打零工,帮助我们带孩子。及至今天,我们兄妹身上及我们子女的身上,都还有母亲一针一线织的毛衣。

母亲天生聪慧,看了花样就能对着实物织出花来,反倒是我们对照着书本也没母亲织的好看。年轻时,她只参加过文字扫盲班,零星认得几个字,通过自学,和不懂就问,她现今能读懂许多书。有一回我晚上回去看母亲,她正趴在墙角一张小方桌上用台历的背面空白处抄抄写写,密密麻麻,工工整整,足有十几大本。我开玩笑说:“老太,我把您写字的模样和这十几大本写满字的台历背面放到网上,您很快就会成为网红了。”

母亲节俭一生,从不舍得乱花一

分钱。我们兄妹每次回家,父母总是准备得满满当当,让我们吃的丰富,吃的新鲜,而我们走后,她们老两口从不舍得倒弃剩菜,要吃得很久。父母从牙缝里省下的钱帮助我们兄妹五个成了家,立了业。苦日子都过来了,好日子才开始,父亲却因病去世了,母亲则身体日渐消瘦,但她却又不想引起我们的关注。去年中秋节前的一天,母亲摔了一跤,不得不到医院拍片。医生让她住院,我们兄妹亦劝说,但母亲却执意要求回家。然而,母亲在家卧床月余,先是眼睛浮肿,继而腿脚浮肿,进而全身水肿,全身疼痛,挪动一点都似重似千斤。

母亲总是欣喜地接受着生活给予她的一切,任劳任怨,也总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对待一切。此时全国、全世界都在进行一场“抗疫”大战,母亲也在进行一场抗病大战,那就是她意志与身体的“抗战”,好在母亲从不缺抗战经验,一生坚持,一生坚韧,坚强。

我们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。期盼全球抗疫早日成功,祈祷母亲亦安康、无恙!

野 墅

□沈成武

楼房护坡与缘山而上的围墙之间有一方隙地,不足半亩,我名之为野墅。取意唐人元稹诗句“何处生春早?春生野墅中。”野墅之内,竹树草木,不假人力,惟天光雨露为之润色,深得野渡横野径云漫之趣。年来月余,门虽设而常关,阳台伫望便是最好消遣。野墅不能至而可驻目,游目骋怀,久之心生缱绻。

围墙之上苔藓斑斓,却是不植自生;护坡石缝郁郁并栏边草,也是未种而茂,四围宛如绿障。数丛早园竹,各抱地势,兀自摇曳;潇潇声动,愈显野墅静谧。覆盆子狗牙根黑麦草密密匝匝秀了一地绿毡,无人踏青,越发没心没肺地疯长。丛丛碧绿的芥菜,鲜嫩非常,往时早成了餐桌上的嚼口,此刻徒增眼美。沿墙随意搁置的若干盆栽,都是他人从阳台移来,南天竹、十大功劳、山茶错落高低,接了地气,也就有了生机。

浅浅一点人迹,是东侧半畦菜园,种的也不是家常菜蔬,却是不需要打理的黄花菜。见过隔壁单元的女人来过一两回,手铲松了土,浇了水,转着看一圈,拍拍衣裳走了。黄花菜又名忘忧草,学名萱草,少女名字有这个字。时令已是二月杪了,萱草才拱出一拊来长,肥嘟嘟的,恍如孙女的小手。孙女极爱涂鸦,常常将画作连同沾满绿色颜料的十指展示给我看。眼下路尚封,无法去宣城看孙女,见萱如面,足可忘忧,也就相看不厌了。

树三株,一株樱桃两株桃树,野墅里最为抢眼。樱桃已经着花,似天真烂漫的孩儿吹着粉色气泡,桃树一如拄杖皓翁,一如何倭老奴,看着调皮的樱桃吹得粉色气泡满头满身都是。桃很容易联想到桃园结义或世外桃源,三两株桃树(不知道樱桃算不算桃)很不成气

候,既非桃园,又非桃源,甚至称不上桃林;桃实小且酸,不堪食用,树下自然成不了蹊。

既是我之野墅,自然我有一番经营。我酷爱长江石,贪多而未能取其精,蜗居难容,月夕偷偷背了一袋,围墙根下埋了,孰料竟天成了一份浪漫。到了雨天,云雾自墙根漫起,与山腹薄岚相勾连,舒卷诡谲,堆涌窗前,古之“种石生云”,此其谓也?再者,七八年前,六弟的岳父匀了几株三七苗,扦插下去,年年春来,三七藤蔓不依不饶爬满围墙,也曾采来嫩叶做汤、摘下花沏泡茶。如今匀苗之人已作古,三七油油的叶片在草木中尚隐约可见,虽没有往年旺盛,但只是活着,就是欣慰。

野墅涉足,需等时日,能够自来自去只有成群的鸟雀。紧绕着樱花,叽叽啾啾,上下扑棱,它们定是为打探消息而来。鸟雀极聪明,也是极仁义的。樱桃成熟,人若不采,只作空中观,待人开摘,方一哄而上。此时樱桃尚未结实,鸟雀好像等不及了,甚至钻进枝条里看个究竟,碰落繁花如雨。鸟雀是我的客人,我明白它们的心思,嬉闹间传粉已成。窥破鸟雀的秘密,我不说,只是抿着嘴角。

当然,光顾野墅的还有雪,蹑手蹑脚来了两次。孙女嚷着要来看雪,这个小小的愿望今年无法满足了。雪来得疾,融得快,孙女即使来了,也无法拍雪入。抱憾之余,蓦地想起晋代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所言,“快雪时晴。佳想安善。”抗“疫”宅家的日子如冰消雪融快快过去,便是佳想,晴空万里,山河无恙,乃为安善。

我有野墅,地非奇胜,寓情宽心便是佳境。

陌上采青鲜

□宫凤华

马菜又叫马齿苋、马蜂菜,常见于菜园、农田或山野路旁一隅,如同《诗经》里“静女其姝,俟我于城隅”的静女,热烈而不招摇,静默而又内敛。

马菜叶翠、梗青、茎红,肉厥厥,肥厚多汁。绛红的茎总是匍匐在地,卵形的嫩叶绿润肥厚,红黄的小花几点缀其间,粉面含春,娇羞欲语。野蜂和蝴蝶翩然而至,缠绵悱恻。

马菜如邻家女孩秀珠、阿香、翠花一样,羞怯地躲在田陌陌头,静静地等你来采摘,采摘无边的风花雪月。圆润的茎如少女纤细的脖颈,青绿的叶如温软的手指肚。如捧温香软玉般地洗净,堆到盘子里,细盐陈醋、姜末蒜泥众星捧月般的,衬托得马菜愈发妩媚。

春风翦翦,阳光温和,轻抚肌肤,蚀到骨子里的暖。童稚的我们麻雀似的,扑进春天的原野。挑马菜、剥荠菜、竖蜻蜓,唱民谣。田埂上搁着一只竹篮,一柄小锹,远山如黛,柳林似烟,木桥静穆,炊烟袅娜,牧笛轻逸,一幅经典的油画。拨开葱丝子和奶浆草,一簇纤细的马菜跃进眼帘,贴地皮小心一铲,啪的一声,马菜便温顺地躺在脚边。姿势优美而飘逸,颇有采薇采芣的意境。掐一段入口,微甜,汁液黏滑,透一股泥腥味儿。

马菜搓洗、晒干。放到铁锅里煨熟,砧板上切碎,掺进香干丁子,加点葱蒜佐料,淋点本地的小磨麻油,装上白瓷盘,如一堆碎玉,给人以清凉之感。细嚼,口感肥厚,脆滑爽嫩,清凉

里带着一丝微苦,夹几分芳香,满口生津,朵颐大快。

难怪汪曾祺说:我们祖母每于夏天摘肥嫩的马菜晾干,过年时作馅包包子。她是吃长斋的,这种包子只有她一个人吃。我有时从她的盘子里拿一个,蘸了香油吃,挺香。马菜有点淡淡的酸味。

用马菜做煎饼,咬起来自有一股浓浓的馨香和乡土气息。出锅的煎饼,柔若玉脂,清香扑鼻。马菜与肉末做馅,可做青团、蒸包子。起锅,一只只葱绿如翡翠,温润似碧玉的青团,撩拨得人直咽口水。

乡下老嬷常将马菜晾晒数日,坛里密封保存。冷凝冬日,取出,掺入五花肉红烧,味道鲜美。马菜平添几分油腻,韧性未变,骨子里浓缩的阳光雨露气息,在舌尖上百转千回。

南京人春天常吃的“春八鲜”中也有一味马菜。扬州人更有腌贮马菜,岁暮以此为馅做包子。“马齿任藏寒,鸿头自胜疏温”,诗人范成大大时将两者慢火熬炖,养生健体,收效良好。

寻常马菜常在餐桌上泄露春光。大家吃腻胃腩肥甘、玉盘珍馐,想咀嚼一下往昔的清苦,领略淳朴的民风。一道菜肴,唤起绵绵的乡愁,让人拥有“布衣暖,菜根香”的淡定与满足。

马菜恣意生长,开花结籽,点缀旷野,寂寞的人生旅途中,是对生命的彻悟和警醒。凝望马菜,如同陪过一位内心丰盈、恬淡平和的市井布衣。

一枝山茶报春来

□彭 晃

山茶花,又名“海榴”。有诗云:“海榴红似火,先解报春风。”它花色多样,花瓣繁复,描尽春天的姹紫嫣红。

初春时节,百花还未盛放,独有山茶花开得灿烂,色似胭脂,艳若桃李,端如牡丹。探春,当看山茶花开,在那万紫千红中,先一窥春之本色,先感受春之生命力。苏东坡很喜欢山茶花。那时,扬州邵伯镇上的梵行寺,山茶花分外娇娆,引众人慕名而来。苏东坡曾与友人一起前来赏玩,但总觉犹未尽。一天,春寒料峭时,细雨霏霏,苏东坡一个人踱步而来,探访那一缕缕春光,不禁诗兴大发:“山茶相对阿谁栽,细雨无人我独来。说似与君君不会,烂红如火雪中开。”

汪曾祺有一年在云南昆明,见到一棵大茶花树。满树的肥厚绿叶上,开着像汤碗那么大的花朵,据说有三百来朵,“像烧得炽旺的火球”,当真是大红大绿,热闹之极。诚如张岱所言“燿山熠谷”,又如杨朔所说“春深似海”。

山茶花色多变,最常说的当属正红色的山茶,如姑娘的烈焰红唇,仿佛在诱惑你去感受那一抹春色。桃红的山茶,则如美人的脸颊,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。白色的山茶,是心中的优雅女神,一低头总有万千温柔。什么是春色?

是在这万紫千红的色彩里,有尽力绽放着生命的热情,有热烈而自由的花魂。山茶花开,是迎春之到来,是以万紫千红迎接春的姹紫嫣红。

喜欢山茶花的人很多,但论懂山茶花的人,当属明朝的李渔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里说,世间的花,最耐开的,且越开越盛的是山茶和石榴,但石榴还不及山茶,因为榴叶遇霜会落,山茶却很是耐寒,能“戴雪而荣”,他还赞道:“具松柏之骨,挟桃李之姿,历春夏秋冬如一日。”可是他家里园子不大,不能种太多花花草草。山茶花本有山野之气,也只能种在怪石旁的小盆里。气得李渔自己说,喜欢的东西又不能享用,讨厌又没用的东西却不能丢,这样做人有什么意思。

世间的花,凌寒而开的不多,而山茶花却有牡丹之艳,即使寒冬腊月,它仍有春寒之趣。待到春来,依然峭立枝头的还是山茶花。或许是因为忍耐过冬天的严寒,山茶花更懂春之美好与可贵。

好一朵山茶花,报一季春光来。不禁让人想起海子的那句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。是呀,在当前疫情笼罩的阴霾下,相信只要我们同舟共济,共克时艰,就一定能够战胜疫情。一定会枝头满春,繁花漫天,山河无恙,人间皆安。